



任弼时

和平是短暂的。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即翻脸,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未立即宣布停止国共谈判,企图利用和谈掩护其军事进攻。把内战罪责嫁祸于中共。

这使因毛泽东生病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任弼时加倍繁忙。他密切配合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国民党的假和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8月6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提出的恢复政治谈判的五项条件。这是五项实际上要求投降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团的拒绝。于是,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的根本问题“似难获致解决方法”。“调处”失败。周恩来当日付电中央,陈述对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告后的形势分析和应付的总方针与办法。12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同意代表团的陈述,阐明中央对时局发展的预测及原则:“今后将有一个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并要周恩来“关于半年多以来,特别是六月以来国共谈判经过,请你发表一适当谈话”。中央的复电,进一步坚定了代表团的分析与应付的方针。

为统一全党思想,10月3日在延安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两天前起草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确定对蒋介石的对策。

任弼时概要地分析内战发生以来我党的工作,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他说:过去三个月,国民党打弱了,我们打强了,丧失了地方,但队伍加强了,老百姓的认识提高了,信心

提高了。蒋介石占领了不少解放区,增兵攻打张家口,征集新兵150万,目的何在?这不是要和平的样子!我们不要上当。过去3个月我们消灭了他25个旅,但他还有优势,如果按毛主席提出的设想,今后3个月,再消灭他25个旅,我们可能转入反攻;

反攻后再消灭他25个旅,双方力量平衡,“要真正达到休战和平,必须打破其优势。”“要提高信心,已失掉些地方,可能还要再失掉一些,如张家口、哈尔滨、邯郸……”我们能守的即守,有的不必死守,如张家口,而是要争取主动打击敌人。最后,任弼时说:“既然蒋介石和平是假的,和、打,我们打定了!”。为了支持战争,他强调,要扩大部队,训练民兵,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群众的工作等。

就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日,司徒雷登向中共代表团提出4项建议:(一)同意国府委员名额中共9名,民盟4名;(二)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三)撤离苏北;(四)撤离大同附近。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即将此电告中共中央。接董电后,4日,任弼时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了给周恩来、董必武的回电:蒋既已进攻张垣,则我应表示一切不谈,对马歇尔、司徒雷登退出调处的姿态,亦不必表示挽留。如蒋停止攻张垣,可同意召开3人会议,并在会上坚持无条件恢复1月13日前双方军队的位置。根据此电示精神,当日周恩来即提出:停止进攻张家口及其外围、关于军事上3条建议和实施政协决议的8条建议,由王炳南口头转告司徒雷登,以回击蒋介石。

10月7日,周恩来收到马歇尔致司徒雷登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停止10天。周恩来将此电告中央。即日任弼时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美蒋备忘录所提出10天停攻张垣计划,完全是为了蒋军增援再攻,我绝对不能接受;我应声明攻张垣即为全面破裂;要求恢复1月13日的位置。在外交宣传上,应采取强硬的立场和态度。8日,任弼时再次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向美方声明要求美军离华,离华前将位置随时告我以免冲突。

(219)

在机枪响的时候,秦守本借着火花的点点微光,向背后看看,没有人也没有动静。于是用舌头在上颚上弹了几下,那声音恰像檐口的水点滴到石板上似的。大概在离他两米远的地方,以同样的“哒哒”的声响回答了他。

在他们继续向前爬行的时候,一排紫红色的曳光弹从他们背后穿过迷雾,急速地飞扬到敌人屋顶机枪阵地的上空。他和王茂生停止下来,仰脸向上,又一排紫红色的曳光弹从同样的方向穿射过来。

他意识到营部对他们的迫切要求,当营部指挥阵地上发射出来的紫红色的信号弹,又一次地飞扬过来的时候,他和王茂生躬起腰来,小松鼠似的向前猛跳了七、八步,到达一道烧焦了的黑墙下面。

是应该向敌人猛烈攻击的时候了。秦守本心里度量着,从口袋里摸出临出发的时候罗光给他的夜明表,揉去睫毛上的雨水看看,时针驮着分针,指在表的正中。

“呀!十二点钟了!”秦守本惊讶着,他觉得自己的进展太缓慢了。在他们背后远远的地方,枪声、榴弹声突然猛烈地响起来,他清楚地判断得出,那是连长、指导员带领的突击队集结的大石桥附近。

秦守本的心里焦急起来,他想象到连长和指导员带领的突击队,正在石桥两侧,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他的两脚踩着一堆砖瓦,仰起头来朝大石桥方向定睛一望,一团一团的火光和黑烟,在那里连续腾起,榴弹的炸裂声,连续地迸发出来。汤姆枪和卡宾枪的子弹射击声,像连串的爆竹一样炸响着。

石东根和罗光各自带着一个突击队,在石桥两侧,等候楔入敌人腹地的突击小组的接应,向敌人的纵深突进,已经三个多钟头。因为雨已停歇,敌人的探照灯的舌头,舔着了石桥两侧的石东根他们的阵地,枪、炮的火力,倾盆疾雨一般,朝石桥两侧猛泼下来,接着,一个排的敌人,从壕沟和地堡里跳出来,不顾死活地朝石桥上冲撞攻击。

石东根和罗光的两个突击队处在十分艰苦的境地,在自己展开火力出击以前,不得不对敌人的进攻举行反击。

“冲!把敌人杀回去!”石东根举起汤姆枪,大声地喝令道。石桥两侧的突击队

冲击出去,汤姆枪、卡宾枪的短促火力,一齐向迎面而来的敌人猛扫了一阵。

敌人的进攻被击退,石桥前面的泥水里,倒下一堆敌人的尸体和嗷嗷哭叫的伤兵。石东根乘着反击敌人的时机,喝令队伍冲过了石桥,试图就此突入到敌人的阵地中心去,但是没有奏效,给敌人的强大火力迎头阻住,又退回到石桥两侧的阵地。

“两个多钟头,一点动静没有!都死光啦?”石东根恼怒地骂着,伏在一块泥湿的石头上。

秦守本小组的六个突击队员聚集在黑墙下面,正在计议着怎样消灭屋顶上敌人的机枪阵地,左翼三十米远的地方,发生了轰然巨响,一座敌人的母堡翻了身,在火光下面,秦守本他们认定那是张华峰小组向敌人举行攻击。敌人的各处火力立时转移方向,朝张华峰他们那边猛打,探照灯的惨光在地堡炸裂的附近游来窜去。接着,他们右翼不远的地方,也响起了

对击的枪声,另一个突击小组也和敌人接上火。秦守本和他的小组的突击队员激动起来。

身体壮实的张德来拍拍自己的大腿,站在一堵瓦屋墙根,嘎着嗓子

说:“上吧!”

夏春生站上张德来稳稳实实的肩膀,周凤山一脚踩着张德来大腿,一脚踩着蹲着身子的秦守本的肩头,爬上了夏春生的肩膀,王茂生举起汤姆枪梢,夏春生用力一拉,王茂生乘势扒了上去,一直扒到两脚踩在周凤山的头上,然后抓着屋瓦,窜上了和敌人屋顶机枪阵地对面平行的屋顶。接着周凤山上上了屋顶,夏春生也上了屋顶,三支填饱子弹的汤姆枪,并排地架在屋脊上,朝着对面屋顶上的敌人机枪阵地,“哗啦哗啦”地倾泻出火辣辣的子弹。

敌人的机枪和机枪射手给打得摔滚到地上去了,秦守本、张德来、安兆丰三个人抢步上去,缴得了机枪,随即攀着檐口的敌人用的梯子,登上屋顶,把敌人的阵地夺到了自己的两手里。

敌人师指挥所的门口发生了战斗,敌人前沿的火力掉转头来,朝着秦守本他们这边射击起来。

“冲出去!”石东根跳到石桥上面,激奋地高声喊叫道。

(60)

“不用你说,老远我就闻到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奇翕动着钩鼻子的鼻翅,笑着说。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开开门,让亲家公走在前面。亲家公一迈进门限,眼睛立刻盯在坐在上座的米吉卡身上。“你看,我们的当差人!”格里沙卡爷爷哭着喊道,伏在起身迎客的米吉卡的肩上。

“好啊,哥萨克,祝你平安回府!”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握住米吉卡长长的手,向后退了一步,惊异地打量着他。

“您看什么呀,大叔?”米吉卡笑着,沙哑地说。“我看着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送你和葛利什卡入伍的时候,你们还都是孩子呢,可是现在……成了真正的哥萨克了,就是到阿塔曼斯基团也满合格!”

卢吉妮奇娜用哭红的眼睛望着米吉卡,往杯子里倒着伏特加,没有看到酒已经漫出杯子。

“你这个懒娘儿们!这么珍贵的酒你却全倒到外头糟蹋啦!”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大声叱责她说。

“祝你们全家欢乐,米特里·米伦内奇,也祝你回家幸福!”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转动着透蓝的白眼珠,睫毛颤动着,一口气把大肚杯子里的酒喝下去。他慢慢地用手巴掌擦着嘴唇和胡子,瞅了瞅杯底,脑袋向后一仰,把最后的一滴酒也倒进满口黑牙的嘴里,才缓了一口气,嚼着黄瓜,舒服得眯缝了半天眼睛。亲家母又给他斟了第二杯,不知怎么一来,老头子立刻就可笑地喝醉了。米吉卡含笑注视着。米吉卡的两只猫眼忽而挤成了两条像劈开的香蒲似的绿缝,忽而又张开,变成黑色。这几年中,他变得简直认不出来了。三年前入伍时,那个细瘦匀称的米吉卡,今天在这个健壮的黑胡子哥萨克身上几乎连一点儿痕迹都找不到了。他的个头长高了,肩膀宽了,背有点儿驼,也发胖了,大概至少有五普特重,脸皮和嗓音都变粗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些。只有眼睛还依然如故——神情总是那么激动、不安;母亲全心都沉没在这两只眼睛里,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偶尔用干瘪的、皱巴巴的手掌摸摸儿子那剪得短短的、笔直的头发的狭窄、白净的额角。

“你是戴着勋章回来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醉醺醺地笑着问道。

“现在哥萨克还有不戴十字章的吗?”米吉卡皱着眉头说。“就连总在司令部闲逛的克留奇科夫,还混上了三枚十字章呢。”

“亲家,他在我家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格里沙卡爷爷急忙说道。“这个坏小子,完全像我,像他老爷爷,他是不会向人服软的。”

“十字章好像并不是为了这种性格奖给他们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面带愠色,想这样说,但是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却把他领到内室去,让他坐在箱子上,问道:“娜塔莉亚和孩子们都好吗?好,上帝保佑!亲家,你不是说有事儿来的吗?你有什么事儿?说吧,现在不说,再喝一杯——你就要醉啦。”

“借给点儿钱吧。看在上帝的面,借给我吧!救救命吧,要不然,我为了这笔钱……简直要破产啦。”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带着喝醉了的人那种没有分寸的谦卑的样子哀求说。

亲家公打断他的话问道:“多少?”

“一百张票子。”

“什么票子?有各式各样的票子。”

“一百卢布。”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嘛。”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在箱子里翻腾了一会儿,拿出一个油污的小手绢包,解开包,沙沙地数了十张“红票子”。

“谢谢,亲家……你救了我的急啦!”

“好啦,谢什么。自家人——好算账。”

米吉卡在家里住了五天;夜间就陪着阿尼库什卡的妻子,他可怜这个妇道人家的要求,同时也可怜她本人,可怜这个来者不拒的、头脑简单的女人。白天就看亲戚、串门子。身材高大的米吉卡只穿一件单薄的保护色军便服上衣,歪戴着军帽,摇摇晃晃地在村里的街道上游荡,炫耀自己不怕寒冷的健壮体魄。有一天,黄昏时分,他也去了麦列霍夫家。

(209)

